繫我一生心

田榮先校監

媽媽定睛凝望，深邃的眼神，一片迷惘。

「媽，你認得我嗎？」我忖度思量，內心隱隱作痛。

媽媽 2014 年三次跌倒，髕骨斷裂，以致不能走動，每天不是臥床就是坐着，進出都要靠輪椅，最近這兩年，腦部更開始退化，不但起居飲食及生活小節都要別人照料，連思想也混亂起來，經常胡言亂語，話題風馬牛不相及，很多時更是混沌迷糊，望着身邊人，像是認識又似陌生，對周遭的人或事，茫然若失，毫無反應。

我每天都去看媽媽，雖然她大多叫不出我的名，但雙眼總是緊緊的盯着我，好像很想跟我說些什麼似的，待我輕聲跟她講話，她又似懂非懂的默不作聲，只點點頭或搖搖頭示意。坐在她旁邊，她會輕輕撫摸我臉頰，柔柔掃拂我頭髮，就像我年幼時疼着我一樣，卻又忽然若有所悟的問：「你怎麼長得那麼老了？」

媽媽已無法照顧自己，就是吃飯，也要人餵，而每天的餵食對我們來說都是大挑戰，因為媽媽總是閉着嘴，不肯張口。我們像餵小孩子吃飯一樣，千方百計的逗，好不容易才逗得她張開口，只是食物餵進去了，她又會啣在嘴裏，久久都不吞下去。這是腦部退化所致，認知障礙，以致不曉得張口或吞咽，但有時也不肯定她是否刻意戲弄我們，因好多時，她是緊緊閉着嘴，牢牢盯着我們，凝眸處，卻忽然秋波閃亮，嘴角翹起，綻開嫣然一粲，但見嬌嬌嫵媚，靈巧俏皮。

很多認識爸爸的人都問我，幼時爸爸是怎樣教導我們兄弟姐妹，但其實我自小就愛跟着媽媽，跟爸爸相處的時間實在不多。做人處事待人接物，全都受媽媽熏陶，她不但是我的啟蒙老師，更是感染我影響我至深的人。南唐李後主常遭詬病「長於婦人之

手」，但我卻不以此為恥，因為撫育我教導我的，正是這位愛護關懷備至、言行舉止高尚的媽媽。

自小媽媽就教我要讓人，不要怕吃虧。有好的東西，她一定讓給人。媽又常教導我要孝順我的另一位母親，愛護同父異母兄弟，當時只覺得她心地善良，純潔無詐，及至自己長大了，才會到，要教導自己心愛的兒子去愛丈夫的另一位妻子，是需要多寬宏的器量、多偉大的情操！

無論是吃的或用的，媽媽都「偏心」，總是挑最好的給我的異母兄弟。我雖看在眼裏，卻從來不會介懷，因我體會媽媽心意，知道她絕對不是偏心。有一次，我和比我大七個月的三哥鬧着玩，兩人搶吃碟上最後一塊肉，你爭我奪，結果是我搶到了，兩兄弟嘻嘻哈哈的笑個不停。沒想到，事後媽媽很鄭重的問我：「假如真的沒東西吃，你會讓給三哥嗎？」我當時想也沒想，很肯定的答：「當然會讓給他！」接着，媽媽很欣慰的說：「我也知道你乖，搶東西只是玩玩，真的沒得吃，你一定會讓給三哥。」

其實我當時只是信口回答，根本沒有細想，並不是媽媽所想的懂事，但她語重心長的告誡，深深烙印在我心內。媽媽就是這樣，不斷教導我要孝順另一位母親，愛護異母兄弟。幾年前，雖然媽媽已長期坐輪椅，但當時腦筋還算清醒，她依然不斷提醒我要去探望另一位母親，她的心就是這麼良善。

不曉得是作夢抑或思緒不清，媽媽時有幻覺，看見一些莫名其妙景象。有好幾次，她問我為什麼家裏有那麼多婦孺小孩？接着很認真的叮囑，要好好照顧他們，帶小孩子洗澡，拿東西給他們吃。見到那麼多陌生人，媽媽沒有叫我小心盜竊，而是要我細心照料。縱使太虛幻象，神遊遠馳，依然沁着一顆善良的心。

媽媽原是十分能幹的人，但腦智退化後，整個人變得糊里糊塗，懵懂痴呆，叫我心酸。但再想想，她事事為人着想，可說一輩子都為人而活，從來沒有自己，現在再無能力為別人分憂解

困了，心無罣礙，心境反而平和，安樂度日，總算是「為自己而活」，我於是感到稍為適然。爸媽鸞鳳和鳴，鶼鶼情深，我常擔心其中一人離開後，另外一半會受不了打擊，但爸爸去年離世，媽媽好像不完全意會得到，所以沒有過份傷心。每次問起爸爸，我都告訴她，爸爸現正在天家，無憂無痛，十分開心。她聽後心感安慰，沒有再追問下去，像是體會，但又似不明白。

自小就愛問媽媽：「我是不是你最疼的兒子？」媽媽總是微笑，不置可否，但我卻老是不甘心，不斷追問，擺脫不了我的纏繞，她才模稜兩可的說：「每個孩子都愛，每個孩子都疼」。雖然媽媽從來沒有告訴我她最疼我，但我猜想，以我和她的情感，她豈能不是最疼我？

有一次去看媽媽，她正好睡了，我坐在床邊看着她，她睡得好香好甜好安詳，安詳得漸漸令我感到有點不安，因為我不期然的聯想到死生無常，媽媽總有一天要離我去，忽然眼前一片模糊，摸摸臉頰，竟已是一臉淚水。雖然只是庸人自擾，但當下確實感到惶恐不安，終於忍受不了眼前景象，匆匆離開。

媽媽於我，怎一個「疼愛」了得？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，繾綣纏綿，魂牽夢縈，繫我一生心。